

中医治疗經驗选集

皮 膚 病

(第一集)

赵炳南等著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中医治疗經驗選集

皮 膚 痘

(第二集)

趙炳南等著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的36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医中药治疗皮肤病的經驗介紹。其內容包括有：从历史文献来研究中医对皮肤病的早期臘識和治疗方法，以及現代对神經性皮炎、湿疹、蕁麻疹、鴉眼、癩子、胼胝、酒皶鼻、瘢痕疙瘩等皮肤病的治疗經驗的介紹。因此，本书可供中西医皮肤科临床医生研究参考之用。

中医治疗經驗选集 皮·肤·病 (第一集)

開本：787×1092/32 印張：5 3/8 字數：118千字

趙炳南等著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執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
• 北京崇文區模子胡同三十六號 •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新华书店發行

統一書號：14048·1722
定 價：0.85 元

195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北京版) 印數：1~10,000

目 錄

- 学习祖国医学皮肤病学的体会 方大定 (1)
巢氏“諸病源候論”中有关皮肤病的記載 郭子英 (14)
中医熏药治疗神經性皮炎的初步報告
..... 方大定 赵炳南 馬海德 胡傳揆 (25)
熏药疗法治疗61例神經性皮炎(頑癬)的初步临床觀察
..... 魏正明 赵炳南 馬瑞臣 (38)
熏药治疗神經性皮炎 管 汾 (45)
熏药疗法治疗22例神經性皮炎小結 薛效勤 楊保榮 (49)
擦药治疗85例神經性皮炎的初步報告
..... 朱仁康 王雯春 宋士端 (53)
茜草厚皮軟膏治疗限界性神經性皮炎的初步報告
..... 曹松年、閻效然 叶應聰 魏澤強 段勝如 庄國康 (59)
醋泡鸡蛋对牛皮癬和神經性皮炎的治疗 董征 王庆岳 (65)
碧云膏治浸淫疮(神經性皮炎)的研究 金伯恭 (68)
对中医药治疗剥脱性皮炎效果的初步探討
..... 張景述 梁乃津 蕭熙 司徒鈴 (70)
皮肤湿疹的中药治疗与經驗介紹 方松韵 (81)
用中藥黃連治疗湿疹的初步临床觀察 閻伯令 苗宇培 吳濟民 (88)
黃連治疗婴儿湿疹13例报告 鄭維德 罗淑英 (92)
試制黃藥油膏治疗湿疹116例的临床初步觀察 吳启庸 (96)
用烏蛇敗毒湯治疗25例蕁麻疹及慢性湿疹的疗效觀察報告
..... 宋久恒 (100)
升降散对于蕁麻疹的疗效介紹 毛有丰 (110)
針灸治愈慢性蕁麻疹一例報告 張緯武 郑文泉 郭仁賢 (112)
中藥楓球(九空子)治愈风疹的报道 林六梅 (116)

- 針灸治療皮膚癬痒症的經驗介紹 李 琦 (119)
中藥水晶膏治療鴉眼和瘊子的初步觀察
..... 穆瑞五 李景頤 陳受奕 高振華 (121)
灰米膏治療鴉眼、瘊子、跖疣、胼胝的經驗介紹 曾昭輝 袁孫聰 (125)
灸治鴉眼45例的初步觀察 李維仁 (127)
鴨胆子治療腳鴉眼與瘊子 張振玉 (131)
用中藥補骨脂治鴉眼 張 冬 (132)
鵝不食草治療鴉眼的介紹 高子耀 (133)
胼胝和鴉眼的中醫療法 鄭臣泰 (134)
介紹我是怎樣根治胼胝的 于祖望 (136)
酒齶鼻的中醫療法 裴 慎 (139)
酒齶鼻中醫治療初步報告 于祖望 鄒維德 (146)
用中藥治療瘢痕疙瘩的初步結果
..... 胡傳揆 方大定 趙炳南 叶乾運 馬海德 (151)
試用鴨膽子治療瘢痕疙瘩 李秀堂 (156)
用中藥治療圓形脫毛症(斑禿)一例報告 于晨光 (159)
中醫綜合療法治愈邵林氏紫癜一例報告
..... 孟維安 孟仲法 郁 杰 (162)
肉芽組織過剩生長的中醫治療 孫启明 (165)
公開皮肤病秘方——藤黃膏 溫世懷 (167)

學習祖國醫學皮肤病學的体会

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 方 大 定

在党的领导下，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最近一年多来开展了关于中医皮肤病的学习，聘请了北京市著名外科中医师赵炳南先生每周来所讲课和会诊。所的领导上，为了把中医学习进行得深入和经常化，除全所医师普遍听讲以外，并指定专人负责。从那时起，我便接受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集中精力学习中医，和大家一起负担起所内有关中医、中药的学习、研究和临床治疗等各项工作。

一年多来，在党和行政的亲切关怀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通过赵炳南医师的热心指导，使我逐渐对一般皮肤病能初步用中医的方法来诊断和用中药来治疗。除了向赵炳南医师虚心学习临床经验以外，还通过阅读中医书籍来学习并整理有关资料。

现在把我在短短的学习过程中，对祖国医学皮肤病学的一些初步认识和体会，从总的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

祖国医学对皮肤病的记载是丰富多彩的

祖国医学很早就有关于皮肤病的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的甲骨文字中，就有“疥”、“疮”等表示人患皮肤病的象形字。我国现存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素问就记载有毛发的生理以及“痤疮”、“口糜”、“毛拔”等皮肤疾患，并且对麻风病也有最初的记述。汉朝张仲景所著“金匱要略”一书中有关“浸淫疮”的记

載。到隋朝巢元方氏所著“諸病源候論”一書，對皮肤病已有相當廣泛的記載和比較細致的描述，可見在公元601年的當時，我國人民對皮肤病已有那樣精確的了解。此後，明代和清代的各種中醫外科書籍中，對皮肤病的記載就更加詳盡了。

我們要學習祖國醫學有關皮肤病的知識，“諸病源候論”確是一本好書。但是，該書僅僅記載了皮肤病的病源和症狀，而對治療和預防方法却很少加以敘述。至於明清時代的外科書籍，如：陳實功氏“外科正宗”、王肯堂氏“外科準繩”（六科準繩一部分）、顧世澄氏“瘡醫大全”和“医宗金鑑”外科部分等對皮肤病的記述都很詳細。“外科正宗”系明代作品，該書記載了很多以往醫書上所沒有記載的皮肤病。“医宗金鑑”作成於1742年，是在當時滿清封建王朝的組織下，由許多著名醫生奉勅編纂的集體著作。該書外科部分對各種皮肤病的病源、症狀和發展過程等都有比較系統和正規的敘述，對於治療方法的記載，雖然方劑不多，但都是一些久經應用的良方，不象其他外科書籍記載的方劑過於繁多，使人无所適從。該書對皮肤病及一般外科疾病有比較系統的分類，病名也趨於統一。“瘡醫大全”為歷來外科書籍中卷數及字數最多與內容最丰富的一種。對皮肤病方面，作者雖沒有很多新的發現，但他廣泛地匯集了各家書籍的記載，搜羅了各種各樣的方劑，可以說相當詳細，故後人稱譽該書說“網羅浩博，不愧為大全之稱”。根據我個人學習中的經驗，以上這幾本書都可作為我們學習祖國醫學皮肤病學的良好學習資料。

在祖國醫學文獻中，我們可以見到的皮肤病病名將近二百種。通過實際學習，會使我們深深体会到中醫對皮肤病的觀察和認識是相當精密的。很多西醫認為同屬一種病名的病例，中醫也作同一診斷，如“牛皮癬”中醫病名為“白疕”，“蕁麻

疹”称为“痞瘤”等；中西医病名完全相同的有“雀斑”、“酒皶鼻”等。此外，也有中医同属一种疾病，而西医分成多种病类的，如中医把若干全身泛发的丘疹性皮肤病统称为“粟疮”及“血风疮”，实质上包括了西医的很多种疾病。同时，也有西医同属一种疾病，而中医分成多种病名的；如同属限局性“神經性皮炎”和“慢性湿疹”一类的皮肤病，中医就按其皮损性质及外觀形态的不同而分为“干癬”、“湿癬”、“风癬”、“牛皮癬”、“松皮癬”等各项。生在手背的慢性湿疹还可称为“癌疮”，生在阴囊的慢性湿疹称为“腎囊风”，生在肘窩和膝窩处的湿疹和神經性皮炎属于“四弯风”，生在股內側的股癬和神經性皮炎属于“瘻癬”（以上均系根据“医宗金鉴”一书所記載的病名为标准。）由此可见祖国医学对皮肤病的認識是相当仔細和深入的。

中医书籍对皮肤病的記載不但包括了一般性的皮肤病，而且对傳染性皮肤病、职业性皮肤病等各方面都有記述。如对寄生虫性皮肤病之一的疥疮，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紀的黃帝內經素問中就有記載，公元 601 年巢氏病源中就有下列叙述：“疥疮多生于手足指間，漸染生至于身体，痒有脓汁。”“其疮里有細虫甚難見，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儿也。”“……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針头挑得状如水內蟲虫。”該书对虱病也有記載：“……小儿櫛沐不时，则虱生，滋长偏多，吃头遂至生疮。”对霉菌性皮肤病的記載，如“白秃疮”相当于目前的头癬，“圓癬”相当于目前的环癬或体癬“鵝掌风”相当于手癬等，并且已認識到它们的傳染性。对于“麻风”。“皮肤結核”等病，也从公元前二、三世紀黃帝內經的时代起就有了記載。中医书籍对职业性皮肤病也有記述，如庄子逍遙游：宋人有善为不龟（皺裂）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綆（漂絲棉）为

业。(公元前 400 年)已記錄职业性病且有預防方藥。又如公元 1604 年申斗垣氏“外科启玄”一書謂：“皴裂疮，行船、推車、辛苦之輩，及打魚、染匠、輾玉之人，手足皺裂成疮”等。

有些同志主張學習中医首先應該把中西医的病名來一個機械的對照。根據我個人學習中的體會，對照固然是需要的，但是由於中醫和西醫認識疾病的方法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在皮膚科方面，我們必須首先就中醫對皮膚病的觀察和分類方法做全面的和本質的了解，才能正確體會中醫的某種病名到底相當於目前那一類疾病，否則我們就很容易發生錯誤。例如，西醫有“牛皮癬”這一病名，中醫也有“牛皮癬”的名稱，而實質上兩者並不是指的同一種疾病，西醫的“牛皮癬”中醫稱為“白疕風”，而中醫的“牛皮癬”却相當於皮膚顯著肥厚“狀如牛領之皮”的“神經性皮炎”和“慢性濕疹”等一类損害；前些時候，健康報公布了一個中醫治療牛皮癬的效方，從我們接觸的病人處得知，個別醫療單位便牽強附會的把这个牛皮癬當做就是指西醫的牛皮癬，因而使用該方劑來治療，結果發生刺激現象，引起急性炎症。又如西醫的“白疕風”，中醫稱為“白駁風”(這是以“醫宗金鑑”的病名為標準，“諸病源候論”稱此為“白疕候”)。在“醫宗金鑑”上也同樣記載有“白疕風”的病名，那是屬於“紫白疕風”中的一類，相當於目前的“汗斑”或“花斑癬”。凡此種種，都不能牽強附會硬套硬拉。

总的來講，祖國醫學對皮膚病記載的歷史相當悠久，在若干疾病的發現上和治療方法的使用上，可說是世界醫學歷史上的創舉。在公元 601 年巢元方氏著作“諸病源候論”的時代，歐洲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紀，科學文化非常落後，而我國人民却已對皮膚病有了精確的了解。由此可見我們祖先的勤勞勇敢，說明我們祖國醫學是相當丰富多彩的。目前，西医在皮

肤科方面很多疾病还是原因未明，不少皮肤病都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我們確信，通过很好的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对皮肤病的觀察和認識方法以及預防和治疗的方法，一定能給我国皮肤病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貢献。这一光荣的任务，将有待我們这一代皮肤性病工作者去完成。

祖国医学对皮肤病病源的認識

我国古代沒有“皮肤病”这个名称，根据中医老前輩口傳的說法，可以統称为“风湿瘍”，其含义大致如下：

1. 风 認为“外受不洁之风，与体内湿热之气相搏，则生风湿瘍。”

2. 湿 認为患者“皮”之下“肌”之外蘊藏有“湿热”或“湿气”，外面遭风侵襲便可生皮肤病。

3. 瘴 認为“瘍近乎痒，痒近乎揚。”意指生皮肤病时多感痒，而搔抓后痒即減輕(痒揚散开去。)

从这一名詞的含义中，我們可以体会到中医对皮肤病病源看法的基本觀點。其中大致有下列二方面：

1. 內因 即属于人体内部致病的原因，一般指人之脏腑蘊藏有“湿热”或“湿气”。

2. 外因 属于天时季节方面的原因，除了所謂“风”以外，还有“寒”、“暑”、“湿”、“燥”和“火”等，称为“六淫之邪”。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中医对皮肤病病源的認識方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認為皮肤病的发生和人体內在和外界的各种因素有关，它把人的机体看做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相当合理的。同时，中医認為引起皮肤病的病源当中，外因必須通过內因才能发挥作用，所謂“无內乱不得外患”，“必

須內有湿熱、濕氣，然後外受風邪才能生皮肤病。”這一點也是相當合理的，因為按照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來說，事物的發展首先是由於內在的矛盾，外在因素必須通過內在矛盾才能發揮作用。毛主席說過“唯物辯証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見矛盾論）。

資產階級反動的細胞病理學，把皮膚病單純看做局部細胞或組織的病變，把皮膚從人體內在和外界環境中完全孤立起來看，這是極端錯誤的。而我們祖國醫學正好與此相反，中醫學具有朴素的辯証唯物主义思想。我們首先應該進行系統學習、全面掌握，然後才能進行發揚和提高，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於若干名詞術語如“濕熱”、“濕氣”等等，不能肤淺地從字面上來看，必須從實質上來了解它們的真實含義。

中醫對皮膚病的治療具有全面的整体的觀念

中醫對皮膚病的治療方法和它對病源的認識一樣，具有全面的整体的觀念。因為，中醫認為皮膚病並不單純存在於皮膚局部，而與人體內在和外界的各種因素有關；因此中醫在討論皮膚病的觀察和治療方法時，往往考慮到很廣泛的範圍，能够把周圍的環境和條件以及患者體內的變化思想上結合起來，同時並注意到氣候、飲食起居、情緒等各方面。中醫對皮膚病的診斷，不是單看皮膚病損的局部變化，而是經過“望”、“聞”、“問”、“切”整體檢查以後才下藥的。一般中醫外科書籍都詳細的討論到瘡瘍疾患如何分辨“陰”、“陽”、“虛”、“實”、“淺”、“深”與不同部位的區別，注意到患者是否惡寒發熱，大便是否秘結，是否作渴或恶心作嘔等；患者全身狀況的不同，在治療方法上也就有所區別。

中醫對皮膚病的治療，不但着重外用藥，而且注意內服

药，特别强调灵活掌握，随证用药，按照“疾病性质”和“患者机体状态”两方面的具体情况，而给予适当的治疗。如申斗垣氏所著“外科启玄”一书，在“明疮疡权变通类活法论”一篇中写道：“夫疮疽等症，种种不同，又况五土所产厚薄，人之老幼虚实，形态苦乐不等，各有所宜，岂一方一法而通哉。”又说：“故先贤立补、泄、汗、下、针、灸、淋、溻、敷、贴、炙、烙等法治之，盖取其合宜之用也。当察疮之缓急、势之轻重，治之汗下，法之逆从，症之标本，方之奇偶，皆在于医之权变。寒热温凉，汤液加减，贵乎临症处方，运用一时通变之机，而取百发百中之理也哉。”该书并且讨论到妊娠、产后、婴孩、师尼、寡妇、宦官、富貴人、貧賤劳逸人、南北方人、娼妓嫖妓、肥人及瘦人，由于体质的差异，所患疮疡疾患治法也各有不同。

中医重视对皮肤病患者精神生活和饮食起居的护理

我们同样体会到：祖国医学对皮肤病治疗上的整体观念，还在于它特别重视对皮肤病患者精神生活和饮食起居各方面的护理。中国有一句老话“三分药、七分养”就是说在疾病治愈过程中，药物只起十分之三的作用，而从精神上生活上很好地保养和调理却占了十分之七的重要性。中医老前辈诊完病后都不单纯是处方用药，同时还要嘱咐病人许多应注意和禁忌的事情，或印有“禁忌事项单”发给患者。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的医学思想仅仅是治“病”，而不是治疗整个“病人”。他们把病人所得的病和整个机体割裂开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视机体内在和外界环境对疾病的影响。苏联伟大的巴甫洛夫医学思想给我们指出了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正确观点和方法。目前我们全国各地医院正在学习和推行的保护性医疗制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們祖國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經驗，与苏联的医学思想是有很多符合之处的。它与资产阶级的医学观点完全相反，中医非常注意病人的思想情绪，注意病人的飲食起居，注意用各种方法恢复患者的正常生理功能来和疾病作斗争，認為这些在疾病的預防和治疗上有重要的意义。

祖国医学很早就确立了“預防为主”的思想，內經中就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記載，該书涉及預防疾病的方法很多，其中如“恬淡虛无、精神內守”等都代表了精神卫生。在皮膚科和一般外科方面，中医也同样重視患者的精神状况，如“外科精义”記載：“……要在病人自克，不可恚怒、悲忧、恬澹、耐煩为宜。”便是一例。

祖国医学十分重視对患者的言語态度，举中医外科和皮膚科书籍的記載为例，如“外科精义”載有：“尤不可乱举方藥，徒論虛实，惑亂患者，凝滯不決。”這說明我們医务人员不應該在病人面前任意討論病情，致使患者听到不利自己健康的話以后，引起思想负担或丧失治愈的信心。“疮瘍經驗全書”記載：“病人卧床多不能自慰，父兄子弟妻妾亲友須善慰之，不可以家事頻頻相干，以伤其心。”“外科精义”記載：“勿令于患人左右彈指嗟咨，掩泪窃言，感激病人。”这一点对我们來說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有少数病員家属探視时不能好好地安慰病人，却用一些家庭瑣事引起病人煩惱，或者缺乏自制的修养，在病人面前发泄同情与痛苦，引起患者极度的不安。医务人员應該記取这些經驗教訓，在患者家属探視前，應該告訴他們須要注意的事項。

祖国医学同样很为重視患者的休养环境，如“外科精义”一书在“論將护忌慎法”一节中說：“于患人左右，止息煩杂，

切忌打触器物，諸恶声音，爭辯是非，咒罵斗毆，孳畜禽兽，并須远离。”这充分說明中医主張在患者的休养环境中尽量减少各种噪音的劣性刺激，做到“安靜”。此外，“疮瘍經驗全书”記載：“寢室（指患者住处）須要安靜明亮，打扫洁淨，切不可容孝服、狐臭及生人眼看症。”“外科正宗”記載：“先要洒扫房內洁淨，冬必溫幃，夏宜涼帳，庶防蒼蠅、蜈蚣之属侵之。”这些都表明中医主張給患者一个清洁、整齐、美观和舒适的环境，这些都是符合保护性医疗制度原則的。

中医同样也非常重視皮肤病患者的“飲食”問題，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忌口”規定。本所根据赵炳南医师治疗皮肤病患者的經驗，参考中医书籍的有关記載，訂出了“中医治疗飲食常規”，在所內試行。

过去，有些人听说中医叫病人“忌口”，就摇头說太不科学了。事实上，在我們日常工作中就有这样的經驗：皮肤病患者当吃了魚虾、辣椒等刺激性食物以后往往搔痒加重。患酒皰鼻的人当飲酒或服食刺激性食物后会使潮紅增剝。若干患者还会由于吃了某种含异性蛋白的食物而发作荨麻疹。这些难道不是很好的說明了飲食对于皮肤病有重要的关系嗎？

祖国医学对患者的飲食問題，并不單純考慮“忌口”，同样也很重視增加患者的营养，增强抵抗力，促进疾病的痊愈。对皮肤病患者飲食的規定，是按病情而有所不同的，如对急性皮肤病患者忌口比較严格，对慢性皮肤病患者則忌口并不太严格，同时还适当注意增加营养的問題。

中医对皮肤病患者的生活起居等各方面有很多禁忌規定。陈实功氏所著“外科正宗”在“杂忌須知”一节中主張：“大疮須忌半年，小疮当禁百日。”并記載謂：“恼怒急躁，多生痞滿。飲食太过，必致脾殃。痒余之后，劳役太早，乃为羸症；

入房太早，后必損壽；不避風寒，後生流毒；不減口味，後必疮痒无度。”赵炳南医师根据他多年的經驗，对皮肤病患者應該禁忌的事項，作了詳細的規定，并印有一种“湿瘡謹忌单”发給每一位就診患者。

祖国医学治疗皮肤病的外用藥是多种多样的

祖国医学治疗皮肤病的外用藥，具有悠久和光荣的历史。早在周礼天官篇就有記載：“瘡医下士八人，掌肿瘡潰瘍之祝药、剗、杀之齐。”其中“祝药”的意义就是指“外敷药”，可見当时我国人民已經应用外用藥来治疗疾病。

中医治疗皮肤病外用藥的形式和使用方法，和西药一样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西医皮肤科外用藥分为粉剂、悬垂剂、糊剂、泥膏、軟膏、湿敷、水疗法等等。中医外用藥也有药膏、药粉、油粉調和剂、油水調和剂、药酒、膏药等等。此外，中医书籍尚記載有灸法、熏法、湯浴法、神灯照法、柔材火烘法等各項，同时还有类似目前湿敷、泥疗及蜡疗的方法。外用中藥在使用方法上和西药是有一定區別的。

关于药膏的应用，据內經痈疽篇記載：“疏砭之，涂以豕膏。”这里所謂“豕膏”就相当于目前食用的猪油，这便是油膏的前身。后汉书东夷傳記載：“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可知当时还应用豕膏作潤肤御寒剂。此后，由單純一味豕膏发展成复杂的軟膏制剂。到唐朝，孙思邈氏所著“千金方”一书中就已有应用猪脂、蜡或胶等为賦形剂制成各种药膏，同时并用雄黃。硫黃或水銀制剂混入軟膏內涂擦，与今日的汞軟膏、硫黃軟膏頗相类似。

中藥軟膏的配制，一般最普通的是“蜡膏”，就是用植物性的油和蜡加热混和融化而成，例如本所常用的赵炳南医师师

傳的“去湿原料膏”便属于这一类。使用猪脂配制軟膏在中方剂中也是比較普遍的，如“医宗金鉴”治疗“癰疮”（手背慢性湿疹）的“藜芦膏”便是一例。此外，中医配制軟膏还有多种多样的办法，就連一般食品如动物脏器、鸡蛋等都可用作配制的原料。我們用以治疗瘢痕疙瘩的“黑布药膏”，便是用“醋”和“蜂蜜”以及其他药品按一定方法配制而成的。

中药膏由于配制和成分的不同，在貯存上和西药有一定区別，一般都应放于玻璃式瓷盒内，不宜貯放紙盒内，否则药膏中所含植物油类、醋、蜜等成份便会被紙盒吸收而变干变硬，濃度增大，不宜使用。

中药軟膏的上药方法和西药相仿，但也有一定的区別。中药膏也可直接涂抹于病损或摊于紗布上敷貼。赵炳南医师使用中药膏的办法，一般是当皮損浸潤肥厚比較著明时用“树棕刷”蘸药膏外刷，皮損較薄时则用青布或藍布一小块蘸药膏外擦。此外，也有一些药膏的上药方法比較特殊，如治疗瘢痕疙瘩的黑布药膏便是用茶水清洗局部皮損后涂上药膏再贴黑布；其他特殊的上药方法还很多。

关于药粉的应用，后汉張仲景“金匱要略”一书记載“浸淫疮”可用“黃連粉”治之，可知当时已經应用植物根皮的粉末来治病。到唐朝“千金方”一书的时代，我国人民已經广泛地应用动物、植物和矿物性的各种药粉了，其中动物性药粉多半系将动物体軋成細面或燒成灰末而供使用。

除了单料的药粉以外，中医书籍上还記載有各种复方药粉，系用多种药物的粉末按一定比例混合配制而成，一般称为某某“散”或某某“药粉”。赵炳南医师常用的配方药粉有“止痒药粉”、“密陀僧散”和“三黃散”等。

中药粉的上药方法，除了象西医粉剂那样用作撒布外，也

可用水調敷，如“医宗金鑑”記載治疗“肺风粉刺”（寻常痤疮）系用“顛倒散”涼水調敷。这种用藥方法基本上相当于西医懸垂剂。西医治疗寻常痤疮一般外用硫黃洗剂，而中医顛倒散系由硫黃粉与大黃粉等量混合而成，兩者基本上是互相类似的。赵炳南医师对若干急性或亚急性皮肤病往往用植物油类調和藥粉外搽，按其剂形与西医氧化鋅油差不多。

此外，某些中藥粉还可适用于慢性浸潤肥厚比較著明的皮肤病及斑禿、白癲风等，采用生姜、黃瓜尾巴、萐筍、荸薺、冰糖等蘸藥粉外搽。对于腋臭的治疗，用蒸餅夾密陀僧面八份及枯矾面二份的混合粉剂置于腋下，比較有效。

“膏药”是我們祖國宝贵医学遗产中的重要剂形之一。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証明这种剂型具有特出的优点。在公元992年宋朝“太平圣惠方”一书中，已有多种膏药处方使用的記載。清代吳师机氏所著“理淪駢文”一书着重詳細的叙述了各种膏药的应用。的确，膏药在我国已經发展成为对内外各科急慢各症都有相当疗效的剂形了。一般治疗皮肤病的膏药属于所謂“治表”的“小膏药”，有各式各样的方剂。我們曾应用“独角蓮膏”治疗“結节性痒疹”等病有較好的疗效。

祖國医学也有类似目前“水疗法”、“蜡疗法”、“泥疗法”和“濕敷”等的治疗方法。早在礼記曲礼上就有記載：“头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元朝齊德之氏所著“外科精义”一书记載：“湯浴法，疮瘍初生經一二日不退，則須用湯水淋射之；其在四肢者，湯漬之；其在腰腹背者，淋射之；其在下部委曲者，浴漬之。”这些方法基本上相当于目前的“冲浴法”、“淋浴法”和“盆浴法”。一般中医外科书籍也都記載各种配方中藥煎水洗浴治疗皮肤病的方法。关于类似蜡疗法的治疗方法，如王璽“医林集要”記載：“臙脰烂疮（可能系下腿潰瘍或下腿慢性湿疹，